

铺满苔藓的路

张凤维



——铺满苔藓的路

张 凤 雏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八八年·北京

内 容 说 明

人生的道路千条万条，我们的主人公赵同岩走的却是一条铺满苔藓的路。

他参加过有名的济南战役和无数战斗，留下遍体伤痕。他是一条硬汉子，从不为自己的殊勋未获得相应的地位而有所不满，可青春年华邂逅相逢产生的爱情，给他心灵烙上抹不掉的阴影和无穷的思念！他为人耿直，貌似粗鲁，实则颇有内秀，对党、对人民一片赤诚，因而在极左路线下屡遭挫折。

作品塑造了一个个性十分鲜明的团指挥员形象。副司令员、师长和一些“文化大革命”造就的各种人物也写得有声有色。故事可读性强，生活气息浓郁。

责任编辑：周达宝 王鸿谟

铺满苔藓的路

Pu Man Taixian De Lu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 数 199,000 开 本 787×1092 毫 米 $\frac{1}{32}$ 印 张 $10 \frac{9}{16}$ 插 页 8

1988 年 4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88 年 4 月 北 京 第 1 次 印 刷

印 数 0,001—9,020

ISBN 7-02-000184-X/I·185

书 号 10019·4239 定 价 2.30 元

谨以此书献给背着沉重
的包袱披荆斩棘的战友们



作 者 像

目 次

- 一 军人自杀是耻辱，要死也要死在敌人的枪口下。……………（1）
- 二 需要攻关夺隘时，历史又想起了他那蒙着硝烟的名字。……………（14）
- 三 在命令面前，他还是擎旗斩将、冲锋陷阵的勇士。……………（25）
- 四 骚动不安的青春，留下了永远抹不掉的—痕阴影。……………（33）
- 五 一个可悲的现象——能干的让位给能说的，打突破口的让位给打顺风旗的。……………（46）
- 六 两种挑灯夜战：平洞里蒙头大睡，会议室里振振有词。……………（57）
- 七 一张亲嘴的漫画——独具一格的可悲的打人棍子。……………（75）
- 八 建井总工程师把生命化作煤海，但他的儿子却不能当个“煤黑子”。……………（86）
- 九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可是，倘无伯乐，奈何？……………（106）

- 十 人称他“巴勒斯坦解放战士”。他钦敬远
祖雄风：云中擒猛虎，东海射长鲸！…………… (119)
- 十一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走”，是退
兵之计；“病”，也是退兵之计。…………… (131)
- 十二 这年头，连苍蝇都要在人天灵盖上蹬
一脚，象话吗？…………… (141)
- 十三 这个角落还保留着野蛮时代的风尚。…………… (155)
- 十四 委屈心理使人轻生；一句温暖的话，
一个热情的手势，却给人生存的勇气。…………… (169)
- 十五 殷切的心声、灼热的情谊注入了铁闸
门，激起汹涌的波澜。…………… (178)
- 十六 人说：冥冥中有一个上苍，监视着每一
个灵魂，给每个人划红道道或黑道道。…………… (194)
- 十七 龙陷浅滩，虎落平阳，纵有呼风唤雨
之威，又将奈何？…………… (204)
- 十八 受过一百次羞辱，又何必计较第一百
零一次的冷落！…………… (215)
- 十九 即使是小鱼，有时也能翻个大浪。…………… (222)
- 二十 生活中，有人热衷在阴暗角落里窥伺
着明媚的世界。…………… (231)
- 二十一 南国建井总指挥凝视着从北国驶来的
运煤列车，他感到车轮从他的心头碾过！…………… (240)
- 二十二 崭新的风钻锁在仓库里生锈，迎头
使用的却是“老套筒”，人说这是“因陋就

- 简、修旧利废”。…………… (252)
- 二十三 对付“老婆迷”，他有一套缺德的手段，百试不爽！…………… (267)
- 二十四 用别人的肩膀当台阶，当心，有摔下来的危险！…………… (278)
- 二十五 风筝挣断了线，春蚕吐尽了丝，蜡炬流干了泪：悠悠千古意，绵绵赤子心。…… (287)
- 二十六 很多人被他吓得灵魂出窍，但他却没有处分过一个人。…………… (295)
- 二十七 狐狸想吃鸡，却没有防备后边有一只金钱豹悄悄逼近。…………… (305)
- 二十八 “一个政治运动席卷而来，千万要坚持到后期表态。”这是某些人升官的诀窍。…………… (317)
- 二十九 有云翳，有闪电，但星宿是不会陨落的。…………… (328)

一 军人自杀是耻辱，要死也要死在敌人的枪口下。

葛凤莲下了班，见自家烟囱没冒烟，气就不打一处来，高喉大嗓地喊道：

“哎，怎么还没做饭？”

“哎”这个字眼指的是他的丈夫赵同岩。谁一听葛凤莲那口气，就能判断出她的老头子丢了乌纱帽，成了家里蹲。无论是哪一级的官儿，一成了家里蹲，见人就矮半截，连老婆都跟着“大”起来。

厨房里没有回音。她走进去一看，没有人。她又赶紧到了卧室，只见室内陈设井井有条，一丝不乱，就是不见人影。

他去串门了？不会。在这个小县城里他没有熟人，认识几个煤炭师医院的医生，也只是点头之交。再说，眼下他没有串门摆龙门阵的心思。他正憋着一口闷气。煤炭师有些人太不象话了，专门打小报告，硬是把他给拉下来了。他搞了一年半钢铁会战，把铁厂的生产抓上去了，立下汗马功

劳，生产建设兵团党委要提拔他，不早不晚，在这时候捅了个材料，他不仅没有当上团长，还弄了一屁股骚，原来担任的团参谋长的职务早就挂了空档，最后只有一条路，回家给老婆孩子做饭。这些天来他总是哭丧着脸，除了买菜不出屋，经常喝两盅闷酒。可是现在突然间不见了，他会到哪里去？

蓦地，葛风莲产生了不祥的预感。她急忙跑到床前，把瘦得象干柴似的手伸到枕头下面，象触了电似的哆嗦了一下。赵同岩作为职业军人，对枪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有一只半自动猎枪、一只小口径步枪，还有一只巴掌大的小手枪，在家里时总是把小手枪放在枕头底下。难道说他还担心有人刺杀他这样一个倒霉的芝麻官吗？不。他纯属军人的性格，就是睡觉也睁着一只眼，绷紧一部分感应神经，枪顶上子弹放在枕头下。即便到了生产建设兵团，他也没有改变老习惯。说到底，他喜欢摆弄枪罢了。

可是，枪不见了！

葛风莲倒抽了一口冷气！

不管对丈夫多么厉害的女人，只要她还想和丈夫一起过下去，那么当她遇到这种情况时，就会灵魂出窍，威风扫地。

人说，赵同岩只怕两个人，一个是他的老首长、现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史兴天，另一个人便是他的老婆葛风莲了。

他怕史兴天副司令，是追随半生所造成的心理，是出于

宾服。这一点大家都知底。可是赵同岩居然怕老婆，叫人费解。一种解释说，这小子一定是搞了女人，小辫子被老婆抓住了，要是张扬出去，不抓起来也得开除党籍。能不怕吗？持此观点的大有人在，他们呆着没事闲磕打牙，不断丰富这些材料，得到了精神上的满足，至于给别人脸上抹点黑又算得了什么呢！第二种解释是，葛凤莲太蝎虎，你要是不让着的话，她会吵个没完，教你吃不香，睡不着。这大约也不无道理。瞧她，别看腰肢有点弯，但站起来比汉子还高一点。她的嘴唇总是恨丢丢的抿着，一开口就噓剥人。脸本来就长，再一拉拉就象张驴脸了。眼睛不歪，但总是睥睨着看人。为人猜忌心重，从不信任谁，包括她的丈夫。有人感到奇怪，赵同岩要长相有长相，论官职虽说原地踏了二十年步，可人家是解放初期的老副团，授衔时就是两条铁轨夹着个金豆豆。要说才干，没有一个不服的，往天上架个梯子，他也能摘下几颗星星来。他怎么会找上这么个老婆呢？世界上的怪事多得很，这夫妇的事就更难说了。

现在，葛凤莲平时那种女光棍的劲头全都吓到九霄云外去了。

她顾不得多想，急惶惶地撒开两个箍拐脚，身上带着一股风，冲到大门口。

这是一条县城的小街。别看小街不起眼，却有着悠久的历史。黄巢在这里扎过营盘。杨贵妃想吃荔枝，玄宗李隆基派驿马跑接力，载着一咬一兜子蜜汁的硕果曾从这里飞驰而过。还有太平军在这里布过道，宣传他们的天地会。

红军在这里进行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一支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的队伍从这里开赴江淮平原。要是没有红卫兵“破四旧”的那场大扫荡，几件文物至今还会陈列在街口大樟树下的关帝庙里。小街，古老的小街，秦代的砖，汉代的瓦，依然是老样子。耍猴子的把铜锣敲得山响，身着红兜兜的猴子在长竿上爬上爬下。卖蛇药的用一块黑布引逗着眼镜蛇，那三角形的头高高昂起，吐着芯子，发出示威的“扑”“扑”声。卖熊掌的在地摊上堆着毛不撸嘟的宝贝，挂起熊皮，大声吆喝着招徕顾客。更有提着一串一串烤得焦黄的老鼠干叫卖的，那老鼠算是倒了八辈子霉，被烤成那副样子，瞪着小眼睛，实在骇人。但卖主却高喊“有补”。啊，这就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一个县城！

葛凤莲穿过纷纭杂沓的人群，没有发现赵同岩的影子。

到小街尽头，她茫然四顾。小城周围的群山突然变得深邃可怖起来。他在哪里？他在哪里？

她突然联想起一段事。

那是儿子一次和他纠缠时，向他提出一个怪问题：听说闽西深山老林里大动物多得很，怎么就没听说过谁在山里拣到过死虎死豹？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赵同岩当了大半辈子兵，儿子对枪刀有着浓厚的兴味，喜欢打猎，也喜欢打听飞禽走兽的事。

他当时回答儿子说：老虎、雄狮、大象这类猛兽行将回归大地母亲怀抱的时候，就一个劲儿地往深山老林里走，到人迹罕至的地方，选个幽静处，站着，站着，不吃不喝，一天

两天三天，耗尽最后的生命力，才颓然倒下，化作沃土，变为轻尘。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人们才见不到它们的遗骸，见到的不外是死猫烂狗这类不成气候的东西。人就要有猛兽那样的气节，活着威风凛凛，不溜须拍马，不阿谀奉承，就是死了也不要廉价的怜悯。

当她听了丈夫给儿子讲完这段话后，就觉得败兴，骂了儿子几句。

想不到，猛兽消灭自身遗迹的故事要在他身上发生了。他刚烈半生，不懂得屈辱，不知道奉迎，活着时做铮铮硬汉，临死也要学习猛兽的秉性，不做可怜相，不要不值一文大钱的怜悯，叫自己在深山丛莽里化作泥土，连向遗体告别这类俗礼也省了。

他才四十出头，死得太早！

“轰！”不知从何处传来一声巨响，葛凤莲的身子猛的一哆嗦，但随即明白这是炸石头的声音。

她真害怕这时传来枪声。

其实，她明瞭丈夫保存了多年的那个巴掌大的宝贝响声微弱，一次他从几步远的距离上，对着一块铺板试枪，“噼”地一声，就象爆豆子一般，枪口冒出一绺蓝幽幽的烟，门板上出现比筷子头还要细的洞眼。奇怪，声音那样弱，而力量并不小，两指厚的杉木板被打穿了。

她明白，只要离她几十米远，丈夫把枪口对准头颅扣动扳机，她是听不到响声的。

她真后悔，当着老头子情绪恶劣时，自己未能给予抚

慰，给予温暖，反而变本加厉地吵闹。现在晚了，很难弥补了。

但无论如何得去找。她思忖着丈夫可能去的方向。

县城东边十里远的地方，顺着铁路走着一个人影。

他中等个头，窄肩膀，两腿有点罗圈，走起来身子微微左右晃动；黧黑的脸庞，粗重的一字眉，军帽推到后脑勺上，露出漆黑的额发；腰杆挺得直直的，脖梗与腰杆连成一条笔直的线。他一步跨两个枕木，每走一步，上衣右边的口袋里都沉重的顿一下，勾勒出小手枪的轮廓。他就是葛凤莲失魂落魄地要找的赵同岩。

他实在咽不下这口窝囊气！

攻克厦门岛时，他就是团参谋长了。战争年月，打一仗他进一步，六年时间，他从战士升到团参谋长的职务。全国解放后一直到今天，他原地踏步，眼看着比他低得多的，有的甚至是在战场上贴地皮的，都呼呼的赶上他，超过他。这些人对他的称呼有这样的几部曲：赵参谋长、老赵、赵同岩同志、小赵。他是官瘾迷了心窍吗？不。他认为自己并不那么庸俗。他只是觉得太不公平，出不来这口气。在野战军时是这样，到了建设兵团还是这样。

两年前，当地方成立五七干校的时候，军队成立了生产建设兵团。全国解放初期，新疆就成立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对于开发边疆保卫边疆立下了殊勋。而与五七干校成孪生兄弟的生产建设兵团，也有着五七干校那种性质。

调到这里的干部，除了少数骨干外，大多数都有背景，有人概括成八个字：老弱病残错高低杂（年纪大、身体弱、多病、残废、犯了站错队的错误，成份高，水平低，社会关系复杂）。虽然戴着同样的领章帽徽，但这些人见到野战军的干部就觉得是后娘养的。不过，赵同岩不属于这八种人。他贫农出身，年纪不大，身板结实，没有站错队，十几年前有过一个“警告”，那是陈年老账，算不了什么。他也没有复杂的社会关系，水平么，一向是打硬仗的手。但他身上有刺，上面不喜欢。要想整人，何患无词？而赵同岩也憋屈够了，到建设兵团与“八种人”为伍对他来说也觉得没有什么不好。他出人意料地顺顺当当的服从了调遣，来到闽西大山沟，到煤炭师某团当参谋长。

他定点开基，招兵买马，把架子搭起来，把人员充实起来，又遇到兵团组织武夷钢铁厂的会战，兵团副司令员史兴天指名调他去，他从煤炭阵地上走上钢铁阵地，甩开膀子干了一年半，把炼铁问题解决了。钢铁会战指挥部向兵团党委提出建议，提拔他为煤炭师某团团长。

事情也巧，刚要把这个议案提交兵团党委讨论，收到煤炭师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牟忠义的一纸报告，列出种种不能提拔赵同岩的缘由。最过硬的一条是擅自收下特务的女儿林建榕姐妹三人和腐化对象的妹妹华侨女学生傅碧芳当兵团战士。事情就是这样怪，不提拔时没事，只要上面酝酿着要提拔谁，反对者总是以惊人的速度把早就准备好的炮弹打出去，而且命中率极高。即使是莫须有的罪名，也

能逼着领导权且放下，调查落实，以致时过境迁，化为乌有。而牟忠义的一纸报告绝非莫须有。更何况，牟忠义这个名字的份量，兵团首长当中大多数是知道斤两的。他们之中有几个没有经历过军区高干清队学习班的磨难呢？从那个学习班“清”过的人，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就不会忘记那种阴森可怖的气氛，不会忘记那里作为清队骨干的积极份子，更何况牟忠义是积极份子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因此，他署名的一纸报告，足可以使赵同岩的那顶团长的乌纱帽可望而不可即。

赵同岩在野战军憋了近二十年，到了建设兵团还要受这种窝囊气，他实在无法忍受。硬汉子不怕刀枪剑戟，但受不了这种感情上的折磨。去找兵团领导说理？不！老赵从来也没有伸手向上级要过官。去说理，人家会说老赵是个官迷。去它的吧！这年月，哪有个说理的地方。再大的官儿，再有功劳的老将，还不是说关起来就关起来。

巨大的山影挡住了他的去路。他猛抬头，见是一座隧洞。他攀上了隧洞旁边的陡壁。

他终于来到峰峦之巅。

他生在山东半岛的海边，全国解放后，又在东海边长期守备。他熟悉海，热爱海，当他立在岸边，眺望那空旷无涯的大海时，就把心头积淤的郁闷忘掉了。大海可以怡人性情，可以为人排遣忧愁。多少次，他曾对着大海，默默地诉说衷曲。这里没有海，但这里有山。这里的山也是海——绿海。

看那连绵远去的峰峦，层层叠叠，全都蒙着绿色的植

被，风摇影动，松涛如涌，铺向蓝绿相衔的远极。

他站在巨石上，久久地、久久地望着望着。

面对滚滚松涛，他的心头发出了呐喊：“革命胜利了，为什么还存在着这样多的人间不平？为什么那些势利小人不能绝种？为什么有的人在枪林弹雨时代不知在哪个阴沟里趴着，现在却摇身一变成了圣贤？为什么有的人专门靠吃运动饭往上爬？为什么平凡无能的人反而受到重用？为什么？为什么？”

回答他的是山谷里如涌如涛的喧响。

他站了很久很久，一直站到他的负过重伤的腿痠痛，才坐下来。他抚摸着痠痛的腿。

伤疤，把他带到遥远的往昔，带到炮火连天的战争岁月。伤疤，使他想起一个小战友，他的通信员，用生命掩护他的小战士。他的绰号叫“机灵鬼”。耳边喧闹的松涛声离他远去，代替这股涛声的是“机灵鬼”亲昵的话语。

“班长，给——”

“什么？”

“鸡蛋，煮熟了！”

“好，当个饱死鬼！”

他对着七家埠战场，把用羊肚手巾包着的几个热呼呼的鸡蛋吃下去。他打了个响亮的饱嗝，问：“机灵鬼，你从哪弄来的？”小鬼头诡秘的一笑，算作回答。

掩护爆破的机枪打响了。

赵同岩抱起炸药包，迎着死神冲了上去。